

平静如莲

□ 杨福成(山东)

知真正的静,是心灵的过滤器,能于万象纷纭中择其清音。

哲人言:平静不是没有风暴,而是在风暴中仍能保持灯塔般的稳定。人生海海,风波难免,智者不求风波止息,但求内心有锚。那锚或是坚定的信念,或是深刻的自知,或是对生命本质的洞察。有了这锚,纵使外界惊涛骇浪,内心仍有一方宁静之地可退守。

追求平静之道,不在加法,而在减法。非是要增添什么,而是要剔除层层叠叠的伪饰。减尽浮华,方见本真;退

尽喧嚣,乃得清静。古人云“为道日损”,正是此理。我们内心本自具足平静,只是被太多欲望、太多计较、太多恐惧所覆盖。追求平静的过程,即是不断拂去心上尘埃的过程。

最深沉的平静,往往在经历大风大浪后获得。犹如海面,暴风雨后格外平和;犹如大地,动摇后格外宁静。人必曾极度动荡,乃能真正欣赏平静;必曾极度迷失,乃能真正珍惜清明。那些看似轻而易举的平静,多少带着些未经世事的稚嫩,而历经沧桑后的平静,才有

了一种厚重的质感。

夜观星空,忽有所悟:星辰运行亿万年,不慌不忙,不争不抢,却自有其秩序与节奏。真正的平静,当如这星空,容纳万千而自有法度,包罗万象而井然有序。人心若能达到这般境界,则无处不是净土,无时不是安宁。

追求平静者,当知最终平静不在远方,不在他处,就在此刻转身向内看的那个瞬间。当我们停止向外追逐,开始向内探寻,平静便如睡莲,在心的最深处缓缓绽放。

山菊花 在九龟山上盛开

(组诗)

□ 陈石秋(重庆)

挥动小花的小女孩

一只小鸟扇动着翅膀
天真的她,微笑着
挥动着一束小花
仿佛春天又来到了身旁
喧嚣的空气顿时安静了下来
让一片晚稻倾听她悦耳的歌

她跳跃在新公路上
奔向了一朵山菊花的梦中
挥动的小花点燃了丹霞
唱出了辉煌的明天

牧歌悠远,蝴蝶飞舞
吉祥的经幡在黄葛树上飘扬
她被风一吹
一朵山菊花又开了

白鸢飞翔

一座座山绿了
屋檐下的坛坛罐罐,顶着村庄
顶着云朵
让一声鸡鸣留住了乡愁
每一个山里人都有一个朴素的名字
活在风雨里,活在阳光下
做着春天的梦

山里人扛着锄头
像战士扛着钢枪
爬上山坡,举起锄头
内心的向往盖过了一切
泥土的鲜香扑面而来
点燃了岁月,映红了夕阳

牧羊人

鸟鸣声声,花香满天
山雾挡住了牧羊人的路
但挡不住牧羊人向往远方的梦想
他像山里孩子微笑着
挥舞着赶羊杆
像挥舞着春天
挥舞着生命的旗帜

他风里来雨里去
步入了又一个秋天
对待满山的青草
像对待黎明
忘不了儿时放飞风筝的精神劲
坚守着竹林里的春光

收割稻子的大娘

小鸟歌唱着金秋
一条新公路伸向了梦中的远方
厚重的山坡从秋天开始
就有了另一种热烈

她放下背篓,弯曲着身子
收割着稻谷,像收割着秋天
苍老的身影撑起了生命的天空
低垂的稻谷,像朴素的她
映照着重叠的群山

她擦一下脸上的汗水
梳理被风吹乱的银发
内心升腾起这个秋天的梦

山里人

稻米的香是汗水浇灌出来的
是生命酿成的
老井每满一次
山里人就白一次头
他们习惯了与孤独对视
内心有一种特别的静
一朵朵可爱的山菊花
像他们的笑脸
一棵棵高树
像他们站立的春天
他们手拿镰刀
在生命季节里走向时光的稻田
像战士显得特别精神
为生活撑起一片蓝天
让一场收割的梦填补内心的空旷

山下

一幢幢新楼房矗立着
像阳光的山里人
被时光追逐
让这个秋天晴空万里

山冈像云朵一样美
像大圆镜一样亮丽
仿佛借着飞翔的时光洞察着一切

一群蜜蜂湿淋淋的鸣叫
酝酿着山里人的黎明
穿过丝瓜花的香
围绕着山里人收获的心事
飞在低空,飞在梦中
心甘情愿为山里人酿着生活的蜜
让沉浸在时光的山里人
接受着阳光的抚慰

飘香的桂花树

□ 张儒学(重庆)

每到秋天,老家那棵桂花树上的桂花开了,微风送来阵阵清香,我便跑去老屋后面的桂花树下细细观看,只见树上的枝头簇拥着一串串淡黄色的桂花,我高兴地叫道:“桂花开了,桂花开了!”爷爷也来到树下,看着开得素雅的桂花,闻着桂花的芳香,也开心地笑着。

爷爷去世后,父亲对那棵桂花树更加爱护。他没事时总是去到屋后的那棵桂花树下看看,有时还似乎在与树说话,他对树十分亲切。那年,我家修房子,我们准备把那棵桂花树砍来做大梁,父亲说什么也不准砍,那棵桂花树才躲过了一劫。平日里,那棵桂花树总是静静地守护着老屋,也见证着老屋里的欢乐和幸福。特别是在秋天,桂花树开着黄黄的桂花,那醉人幽香让老屋里多了几许温馨和浪漫。

后来,我在县城买了房子,便把父母接到了县城生活,老家的房屋因为没人住,慢慢就被日晒雨淋垮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有一天,父亲回老家正好碰见一位收购各种珍贵树的商贩,父亲把他领去老家,商贩看了看树后,问道:“你这棵树要多少钱?”父亲说:“随便你拿。”商贩说:“那就给你300元吧。”父亲想了一下问道:“好,但我要问问,这棵桂花树你买去栽在哪里呀?”商贩笑着说:“不知你这棵树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我买去就是把它栽到镇上一个新修的小区里,那里有专人浇水专人管护哟!”父亲一听,从心底里为这棵树高兴,就把这棵树卖给了他。

这棵桂花树果真像商贩说的那样,确实移栽到了镇上新修的一个小区里。父亲每次回乡下老家时,在镇上下车后总要去到那个小区里看看那棵树,那树被栽在那个小区的一个大花园里,花园的四周是用花瓷砖砌成的,花园里面堆有厚厚的土,不看别的,就只看这个大花园就显得十分豪华。还有专人为它浇水,为他松土和上肥,父亲看到这里十分高兴也十分放心,他回来后一直都在夸那棵树:“我家那桂花树,终于有出息了。还住进了镇上的小区里,跟着我们受穷几十年,总算也能去镇上享福了。”

第二年的秋天,父亲去镇上那个小区看那棵桂花树,只见那树长得枝繁叶茂,而且在这桂花开放的时节,桂花树显得婀娜多姿,更是雍容华贵。那一串串开在树上的桂花星星点点般的挂在茂盛的枝叶间,像千百个小孩子打闹在这个乐园里,有的躲在墨绿色的叶子下面,有的藏在枝叶的缝隙,有的仰着身子,有的就干脆在枝头横斜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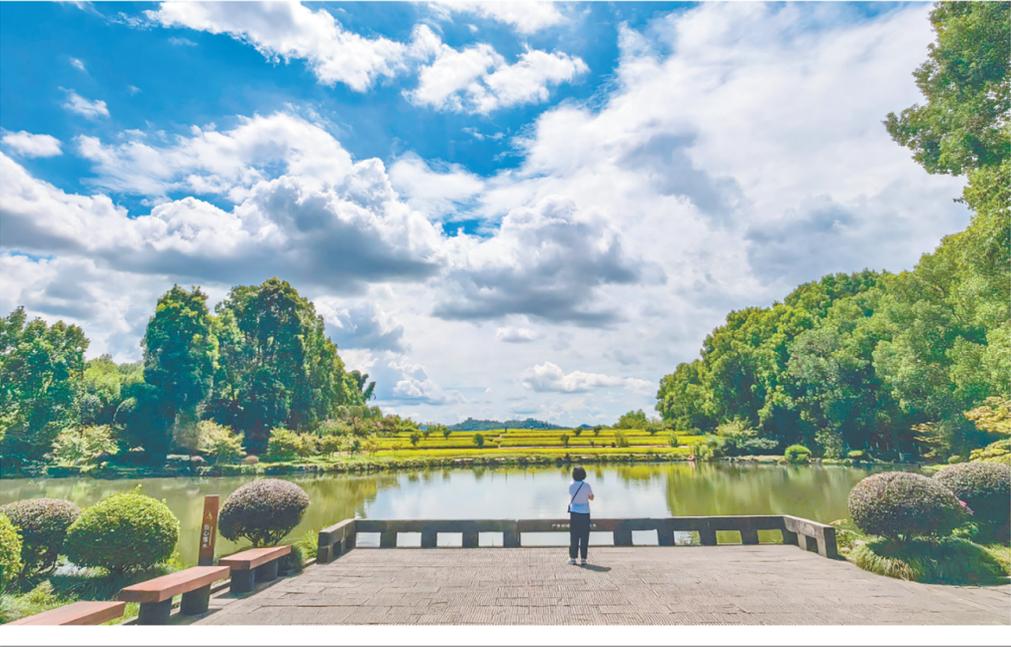
出,露出一个个小脑袋儿,还对我眨眨眼睛……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这桂花树的出现似乎给小区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不管是进出小区的人,还是在小区里散步和休闲的人,都十分高兴地看着桂花,指指点点,艳羨不止,说着真美、真香!

几年过去了,父亲发现镇上那小区里的桂花树不见了,替代它的却不知又从哪里弄来的一棵大黄葛树。父亲又到处找了找,仍没找到那棵桂花树,他急了,忙去向前来为树浇水的人打听,问道:“请问原来栽在这里的那棵桂花树怎么不见了?”那人看了看父亲,说:“那棵桂花树呀,被这个小区的开发商挖走了。”父亲更急了说:“这桂花树不是几年前才移栽来这花园里么,怎么又被挖走了呢?”那浇水的人说:“是呀,那棵桂花树栽在这儿多好,我也很喜欢那棵桂花树,怎么说挖走就挖走呢?”父亲道:“那你知道这桂花树被拉去哪儿了?”那人说:“听说被拉去县城里刚修好一个高档小区里了。”

父亲就连夜赶回了县城,急忙跑去县城找。县城里高档小区很多,可他却一个一个地去找,最后终于找到那个高档小区,果然就在那个小区里的一个大花园里看到了那棵桂花树。这个花园更大更豪华,整个大花园边似乎是用花岗石砌成的,可栽在里面的那棵桂花树,却显得没精打采的,树干上还挂着给树输水的瓶子,看得出来管护的人也非常细心。父亲想:这棵树也许是刚栽上,可能过几天树就会成活的。

可一天一天过去了,这棵桂花树依然不见成活的样子,相反,还在一天天枯萎。后来树真如父亲所料,叶落枝枯快死了,正在父亲看着这棵树急得直掉泪时,只见那棵快死的桂花树被人挖了出来,装在车上准备运走,父亲问道:“请问你们将这棵树运到哪儿去栽呀?”一位工作人员说:“这棵树都快死了,还能栽么?只能运出去扔掉让老百姓拿去当柴烧!”最后,父亲说桂花树,终于有出息了。还住进了镇上的小区里,跟着我们受穷几十年,总算也能去镇上享福了。”

冬去春来,这棵快死的桂花树却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那干枯的树干上还长出了新芽。每到秋天,那棵桂花树的枝头又簇拥着一串串嫩黄色、金黄色、美丽而迷人的桂花,那沁人心脾的桂花的芳香,在山里飘逸,点缀着山里人欢乐的笑声,映透着山里人收获的欢愉……



秋高气爽 李美坤 摄

在众多的时令蔬菜当中,苦瓜一定不被人们青睐,其形状古怪,其味道苦涩。在饱含苦味的食材中,一股都有清热解毒之功效,苦瓜当之无愧。它属于草质藤本、双子叶葫芦科植物,生长在炎热夏季,这是天赐造化的食物。

苦瓜原产于印度尼西亚,中国最初种植是在广东、广西,随后传入云南、四川。民间传说苦瓜有一种“不传己苦与他物”的品质,就是它与任何食材如鸡鸭鱼肉等同时烹饪,绝不会传染苦味。所以,古人说苦瓜“有君子之德,具君子之功”,被美誉之为“君子菜”。

我很少食用苦瓜,但对母亲做的苦瓜炖排骨汤和苦瓜蒸丸子尤为喜爱,铭记在心。苦瓜炖排骨汤的做法非常简单,只要掌握好火候,使排骨酥烂而未成渣,使苦瓜熟透而未变泥。而汤呢?清煮、微苦、爽口;做苦瓜蒸丸子就比较麻烦,首先将苦瓜切成圆团,掏空瓢子,将猪瘦肉剁碎,调味,加淀粉,捏成小丸子,再将小丸子填入苦瓜里,以慢火蒸熟。这道菜荤素兼搭,既有苦瓜的清香,又有瘦肉的鲜美。

如果从食补养身的角度上说,美食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诗经》里曰:“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其中的“天”就是指气候条件。在十二节气的小满,有一种苦菜郁郁葱葱,枝繁叶茂。俗语言:“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这种苦菜三月生长,六月开花,如小朵黄黄的野菊,漫山遍野。它的叶子锯齿形,是

苦瓜之味

□ 陈利民(重庆)

苦中带涩、清热解火的一道野味食材。在小时候,老家南充乡下常常将这种野菜余水,加糖精,与玉米粉、面粉等做成菜窝头,不仅充饥扎实,而且还具备一定药膳效果。

清代著名画家石涛,僧人,自称苦瓜和尚,与当时艺术水平很高的朱耷、弘仁、髡残并驾齐驱的四大僧侣画家之一。他著有《苦瓜和尚画语录》中有一诗曰:“诸方乞食苦瓜僧,戒行全无趋小乘。五十孤行成独往,洁身自好,在清高自许与不甘岑寂之间矛盾度过了一生。

汪曾祺先生崇拜石涛,他在《吃食与文学》文章中写到:“‘苦瓜’之名,我最初是从石涛的画上知道的。我家里有不少有正局珂罗版印画集,其中石涛的画不少。我从小喜欢石涛的画。”汪先生还在《苦瓜是瓜吗?》一文中写到:“他在昆明西南联大教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请他吃饭,没有别的菜,全是苦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

北宋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是江西诗派的开派宗师和领袖,在书法艺术方面也造诣颇深。他把自己比作“苦谏居士”,著有《苦笋赋》一文,曰:“盖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

而皆得贤”。他虽写的苦笋而不是苦瓜,但文人忧国忧民的“苦衷”表达得淋漓尽致,肝胆相照。

文人的“苦”常常与“愁”相连,“苦”是怀才不遇,“愁”是忧国忧民。民间谚语道:“黄檗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古时大多文人墨客以山水为乐,以诗画为情,就是对“苦”与“愁”的化解和超脱。人生百态,酸甜苦辣伴随之行。食得百珍馐,必有酸甜苦。中医有“五味”之说,辛辣可以发散,酸味可以收敛,甘味可以补中,苦味可以泻火,咸味可以入肾。但在五味之中,唯独苦味可以深入人心,难以忘记。

品尝苦瓜之味,微苦在口,清热在心。人生的“苦”是一大课题,也是一大难题。我记得我父亲曾经有一句激励我的话:“吃得苦中苦,方知甜中甜。”简单的话语,深刻地表明了一个哲理:做人做事,先苦后甜。



瓜苦秋香

□ 张从辉(重庆)

夏瓜秋甜。在我的记忆里,秋天正是乡下瓜果飘香的季节。

黄瓜的青脆、南瓜的香糯,还有地瓜的回甜……然而,唯有苦瓜的清香让我至今念念不忘,甚至还有情有独钟。“买菜买菜,新鲜的蔬菜。”“全用的农家肥,没用化肥哟……”

大清早,小区楼下便开始有了卖菜的吆喝声。

因为快退休了,一切工作都慢慢闲了下来,每天起早锻炼和买菜便成了我的一种习惯。也许是图个方便吧,更或许是一种莫名的情愫在心中萦绕。我买菜不去超市,更喜欢一大早去小区附近的人行天桥的地摊上买。这些卖菜的都是附近郊区的农民,而且大都是些六七十岁,甚至还有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都是把家里吃不完的菜拿到城里来卖的。据他们讲,因为现在国家政策好,老年人坐公交车免费,进城特别方便,一来到城里看看热闹,二来顺便摆个地摊,将吃不完的蔬菜卖了还可以换些现钱。

“这苦瓜多少钱一斤?”竹篮里一摞摞翠生生的苦瓜吸引了我的目光。那纺锤形的身子裹着深绿的皱皮,像被岁月揉出了细密纹路,一看就知道苦瓜特别的新鲜,因为顶端还坠着嫩黄的小花。“随便给,随便给。”卖菜的大娘特别

热情爽快。大娘衣着得体,甚至还有些讲究,我有些疑惑。

也许大娘看出点什么,一个劲地笑着说:“因为今天是教师节,我是到城里来看儿子的。”大娘谈起自己儿子特别骄傲和自豪,因为他儿子今年被评为优秀教师,还说这苦瓜原本不打算卖的,可太多吃不完也就浪费了。说完急忙打开竹篮后面用塑料布遮着的大半背篓苦瓜。交谈中当得知我也是教师时,大娘突然不说话,一个劲地将背篓的苦瓜往竹篮里放,直到放不下了才说:“一家人,不用收钱。”等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娘已背起背篓快步走了很远了,只听得大娘边走边回头:“记得过几天把竹篮放在原地方!”

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小时候关于苦瓜的往事突然涌现了出来。

其实我小时候是极怕这苦味的,甚至筷子碰都不碰。当初我就很纳闷,这苦瓜又苦又难吃,为啥子没被大自然淘汰呢?后来我去问叔公,叔公微笑着对我说:“你娃儿不懂,其实苦瓜还有一个名字,叫半世瓜。”可我越听越不懂了,母亲就笑着说:“如果你觉得苦瓜很苦,很难吃,那说明你还很年轻,等到有一天,你突然觉得苦瓜不苦了,甚至于还有些好吃,那时候就不再年轻喽!”母亲后来

川东菜黄(外一首)

□ 李才林(四川)

田埂边的油菜花翻着金浪
蜜蜂驮着暖阳在花间穿梭
老农扛着锄头走过石板路
黄胶鞋沾着带香的湿泥
清澈的溪水绕着农家院潺潺流淌
把杨柳的影子揉碎在波心
燕儿掠过青瓦屋檐下
叼着软泥筑新巢
风里裹着绿油油麦苗的嫩气
吹得老奶奶的蓝布头巾轻轻飘
坡上的桃花刚绽出粉色的花瓣
就被细雨吻得更娇艳

雾锁农舍

晨雾裹着川东的打垡
麦苗盖着薄霜打盹
农舍的烟囱冒起青烟
在雾里拉成长长的白丝
老大爷坐在火盆边编背篓
火盆里的柴火烧得噼啪响
院子里的腊味挂在屋檐下
油珠顺着麻绳慢慢滴
偶尔有麻雀落在晒谷台
啄食遗漏的谷粒
雪粒轻飘时
老奶奶正翻着腌菜坛

